



1954年6月,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10万册,受到文学界广泛而热烈的欢迎。为了满足全国读者急切的阅读需要,《保卫延安》在短短几年时间,印数近100万册。197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印行《保卫延安》,截至1991年,前后共印行200余万册,再加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印行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400万册。1999年起,《保卫延安》相继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中国当代小说藏本”“中国文库·文学类”等丛书。《保卫延安》还被翻译成俄、英、朝鲜、阿拉伯等多种文字,传播海外。

1982年,冯夏加改编,侯德钊、赵建明绘画的连环画《保卫延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首版印数50万册;1984年,范成璋改编,雷德祖、雷似祖绘画的连环画《保卫延安》,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首版印数18万册;此外,甘肃人民出版社等也出版了同名连环画。2009年5月20日,由王元平、刘嘉军、王东升编剧,万盛华导演的电视剧《保卫延安》,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首播,并在第四届CCTV电视剧群英会节目中获得2009年度最佳电视剧的殊荣。2019年,《保卫延安》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保卫延安》出版70年来,艺术生命持久不衰,成为书写人民解放战争的史诗性经典作品。

杜鹏程(1921—1991)出生于陕西韩城县苏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8年,他和同学一起奔赴延安。1942年他上了延安大学。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精兵强将,重

《保卫延安》 书写解放战争的英雄史诗

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敌众我寡,形势严峻,毛泽东同志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一年6月,杜鹏程从被服厂调入《边区群众报》所属的西北新闻社,下到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十团二营六连,成为一名随军记者。他跟随部队参加了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崇山峻岭和大小河川……他曾回忆说:“数年的生死与共的战争生活,使我爱上了部队,和广大干部战士结下了很深的友谊。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生活、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

1949年年末,杜鹏程随军进入帕米尔高原上的小城喀什,战争的硝烟还未褪去,他便依据自己之前写下的《战争日记》,着手“草拟长篇报告文学的提纲”。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杜鹏程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段,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愿望。又何况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他决定放弃原计划而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要将西北战场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诉诸笔端、昭示后人的强烈的艺术冲动。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打赢了这场把一部超长篇报告文学改写成长篇小说的“战役”。

1954年6月,《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小说显示出杜鹏程非凡的长篇小说艺术才华,成为新中国成

立初期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之一。

小说全面描绘了1937年3月到7月延安保卫战的历史进程,通过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在西北战场上发生的青化砭伏击战、羊马河、蟠龙镇攻坚战、长城线上突围战、沙家店歼灭战和九里山阻击战等几场重大战役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保卫延安》直接写到有名有姓的人物50余人,没有出场、间接描写的人物60余人。在这些人物中,杜鹏程着笔较多的有20余人,尤其是全力塑造出彭总的光辉形象,以及周大勇、李诚、王老虎、孙全厚、李振德等革命英雄人物形象。

小说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一,在敌我双方的激烈战斗中刻画英雄人物,全书充满着一种热烈、紧张的气氛,借以推进作品达到激动人心的高潮,而且一下子便把人物的性格、心灵和精神状态强烈而突出地显现出来。其二,善于通过景物描写烘托情节氛围。比如对延安战前春夏交接风物的描写(第1章第3节),洋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再如,描写周大勇认为王老虎牺牲了,此时“风徐徐地刮着,天空飘着一块块的黑云彩”(第5章第6节),此情此景,真切地表现出周大勇无比悲愤的心情。其三,文字充满汹涌澎湃的悲壮之情,有崇高之美。尤其是写到马全有、宁二子、梁志清,被敌人逼到绝崖边,宁死不屈,跳崖壮烈牺牲的情节时(第7章第6节),慷慨悲壮,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保卫延安》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周恩来总理对这部以战争实感见长的小说,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

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作品,而历史选择往往通过传播来实现,关键的因素是作品的美学价值以及社会广泛阅读的需要。《保卫延安》出版的不同版本呈现了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播与修改中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

杜鹏程在1956年、1958年又将小说做了些修订,197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他第3次修订的《保卫延安》,这4个版本是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重要的版本。《保卫延安》已经诞生70周年,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仍然在继续出版该书,加之各种形式的改编版本与影视传播,充分证明了其持久的艺术生命力和强大的思想价值,成为书写人民解放战争的史诗性经典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与欢迎。

当代著名作家路遥说,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杜鹏程是少数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路遥《追悼杜鹏程》)。杜鹏程敢为人先,直面时代、直面生活、直面宏伟壮烈的革命战争的文学勇气,坚持精雕细刻的创作态度和努力探索的精神,追求诗情与哲理交融的艺术境界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有力地昭示我们,在新时代贡献出更多精品力作,奋勇攀登文学高峰。

据《光明日报》



童年记忆的本真书写

——评温建龙《行走的月光静悄悄》

《行走的月光静悄悄》一开篇,描摹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北方一个普通山乡的风土画卷,一个普通乡镇中学开学之初的校园景象,把读者带入了作家的青春。童年记忆生长于作家个体内部,是其写作儿童小说最原初的动力和叙事资源。成长中形成的各种经验、感受都将内化于作家的生命活动中,个人的感受与记忆是核心与基础。

成长小说往往需要具有一定的时间维度,在行动元结构中,使成长这样一种基本的物质材料得到足够而连续的显现。就像一根长长的毛线纺织的过程,毛衣上的每个结点都相当于主人公成长的关键点;每一个结点叙述的完成,都标识着主人公的一次变化,在经历中可清晰看到其角色的逐步演变和转化。无数结点的连缀,就是为主人公塑形。

作家当下主体的心灵体验,与过往童年世界的真切记忆相互碰撞时,既是时间的回溯,更是一次作家的精神还乡。当过去的人和事作为一种独特审美意识纳入自己的人生体验,又与当下的记忆与意识产生交叉重叠时,作家实际是在对记忆的回溯中,完成与当下儿童读者的对话。由此,小说通过日常的生活镜像,对少年的生命内蕴和精神特质予以真实的观察,对其身心成长秘密及自我体验做出刻骨铭心的探索。

时代背景是童年记忆生成的历史语境,每个作家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童年记忆,但个人经验的纯粹性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一定历史和时代

话语下的个体,拥有某一特定年代的文化印记。比如这一段,“此时,刘跃龙、陈朝旭几个同学正像往常一样,结伴而行,骑车向学校赶去……这时,东方的太阳越过了山脊,万缕金丝从他们身后扑射而来,像一把撑开的金光伞推着孩子们的车轮,一路前行。”

书中还写到主人公的同学张志国,被社会青年逼得退了学,而张志国对同班同学陈朝旭的嫉妒、加害,人性深处的黑暗,作者也并未隐晦。如果对历史、社会、人性的复杂性避而不谈,反而使儿童文学丧失了向文学深处探索的可能。童年真实面貌的存在,实际上是现实主义儿童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拓展所在。当然,作者深谙儿童文学写作伦理,作品始终有节制叙写历史现场,书写童年向上的生命力。那么,作家的童年回忆为什么能感动或触动当下的少年儿童?

我想,作为成人的创作主体在回望的记忆中找回最初的心境,审视并重塑了自我的童年,感知成长的经验和人生的意义,同样也重塑了普遍意义上的童年。作家记忆深处的童年经验,随着故事的讲述进入小读者独特的生命空间中,作家在意识的最深处成为从前的自己,和现在的儿童读者相逢,和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儿童读者相遇,童年记忆由此实现自己最动人、最深刻的价值。

童年是有原型的。童年原型以共时性和带有作家个人生命体温的历时性特征不断发展,涌动着强大的精神力量。

据“学习强国”平台



《白露春分》



奶奶秀梅的生命正在走向尽头,她的养老送终问题成为家中人人避之不及的难题,只有孙女佳月经常给予陪伴和关心。秀梅每况愈下,儿女们人心四散,各怀心事和怨怼。佳圆和佳月是一对堂姐妹,见证彼此的成长,原来长大就是把一切都翻转过来的过程。世界一点点撕掉迷离的面纱,向长大的人显露崎岖的真容,而真相是谈不上善恶美丑的,因为它不会结束,没有终点,所有的答案都追不上它。“你只要向前看。”

作者辽京,小说作者,出版小说集《新婚之夜》《有人跳舞》,长篇小说《晚婚》。

《新生育时代》



异性恋婚姻是否还值得期待?女性主义者是否能迈入婚姻与家庭?两位女性主义者——沈洋与蒋莱,带领你一起探寻生育这个黑箱。本书不仅是一份对中国都市妈妈生活状态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女性现代社会中多元角色的深入思考。通过这些妈妈的故事,读者得以一窥她们在欢笑与泪水、坚持与妥协中的真实生活,感受她们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性别环境下,如何面对生育的决策和母职实践的考验。

作者沈洋,学者;蒋莱,学者,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女性领导力研究》《女校教育的领导力培养与效能探究》等专著。